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七十七

明 曹學佺 撰

神仙記第七

附錄道證

雲笈七籤云昔有精進賢者夏日過蜀山栖息於古樹下嘆曰日已向中何由得食樹忽應聲當爲賢者設供無憂也須臾出食食訖賢者謝曰不審大神可暫相見

謙傳首三蜀底寧果是子日矣

王𡚒化西王母塑像多年因南詔薄城燒燬廊屋雖頹

而儀像不損殆有靈焉居人范彥通者患風癩眉鬚漸

落因入觀發願疾較損即竭力修裝是夕夢一玉女手

執花盤以衣袖拂其身曰王母令我救汝覺而起數日

之間瘡腫皆息眉鬚復生遂造紗幮裝金彩通廊兩楹

煥然一新觀中有三將軍者亦古所塑居人閻士林臥

疾月餘迨將不救夢三將軍以戟揮其身上穿一物去

狀如黑犬自此疾愈乃捨衣物重加彩繢焉

青城山丈人觀真君像冠葢天之冠着朱光之袍佩三亭之印以主五嶽威制萬神開元中明皇感夢乃夾紵製像送至蜀中自天國山移觀於今所葢取春秋祭祀去縣稍近也數十年來冠色完如新製有村人無知以賦稅所迫徵促鞭箠一夕走投觀中齋三數錢神香抵觀燒爇告以其故乞真君頭冠賣以充稅因睡忽夢真君謂曰我頭冠非純金乃金箔耳賣無所直縱售亦為

咲曰豈得便忘耶又一童云太上令喚趙太玄追事人一時散去自與童子到宮闕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有疾受正一八階法籙名爲太玄豈得流於俗官併忘此事太乙有命放還却須佩籙修真行功及物居官勿貪瀆輕人性命言訖而去既疾蘇於思依山參受法籙累置壇場廣成功德復名太玄

唐太中年合州慶林觀多年摧朽殿宇不修穿漏尤甚刺史楊師謨夢太上示現而左目有淚痕乃巡謁諸觀

石爲記因刻去古碑舊文刋勒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
日徐步庭砌聞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
然即有不測之災許愕然異之問其事杳不復荅乃炷
香虔祝願示其因良久復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滅
而當時爲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奪我之名顯彼之名
水官將執對矣宜速求之許君乃訪得舊文重爲立石
一夕夢人謝云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
告山川萬靈得三官舉明可以證道也君依敎修之成

行同伍三十餘或為擄捉或被殺傷身獨得免將奔入
南山夜深村落行次遇被難人偶語而聞妻在其間因
得同往洋州大巖山深處結草庵居況素無骨肉唯夫
婦而已既免支離決志林谷不復有名宦之望野麋山
鹿性已成矣山下居人以其口食不多時亦助其糧儲
饋其鹽酪此外拾栢子焚香禮敬天師而已無何舊交
宋開府入掌樞務知其在洋山中强之使出加以品位
固辭不獲黽俛從焉值駕出石門因復奔竄投匿莎城

君館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而恭事之禮如父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纔年十歲常令祇侍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關而家累不行韋乃居上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役給奉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常侍得韋季父書云姪皐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啟緘遺以舟檝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瀨篙工促行韋拭淚裁書以别荆寶頃刻寶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欲命青衣從往韋

曰此一方為惡日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探揩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逡巡有異氣自廟門出變為大雨盡滅其火掌廟者見之聞於人天自在遂潛遁去其後居人果為大水漂蕩始信前言有徵

唐雅云會昌中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於方藥會穆宗患心熱醫療罔效遣使名之邢既至以肘後綠囊中青丹兩粒及紫梨數枚絞汁而進服之疾尋愈旬日内所賜萬金加號廣濟先生帝從容問丹何物先生曰赤城

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簒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冦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脱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

任文公智無雙

後漢書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

年玊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和帝時玊為大醫丞多有
効應帝奇之乃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
使玊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玊曰左陽右陰脉有男女狀
酷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玊仁愛不矜雖貧賤厮
養必盡其心力而至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試令貴人
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問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
至微隨意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
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

亦駡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眇

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爲河内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行數里果如其言

拾遺記云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入岷山采藥見一白猿從絶峰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爲一老翁手握玉版長八寸羣駭問曰翁是何年生荅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猶憶軒轅之時始學歴數風后

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歴術至顓頊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裨竈之徒權畧雖驗未得其門邇來世代興亡不復可記因以相襲至漢洛下閎頗得其旨也言訖以版授羣忽然不見羣由是精勤筭術及考校年歴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及明年歸命奔吳之兆蜀人稱為後聖

沈約蜀闖公傳曰梁天監中有蜀闖公者以術謁武帝帝見之甚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寮共射之時

太史適獲一鼠約匣而緘之以獻帝筮之遇蹇之噬嗑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決寘諸青蒲中命闔公揲蓍對曰聖人布卦其象告矣依象辨物何取異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闔公奏請沈約舉帝卦上一著以授臣既撰占成置於青蒲而退讀帝占曰先蹇後噬嗑是其時內艮外坎是其象坎而盜其鼠也居蹇之時動而見嗑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無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荷校滅耳凶是

因盜獲戾必死鼠也羣臣蹈舞呼萬歲帝自矜其中頗有喜色次讀八臣占詞或辨於色或推於氣或取於象或演於文或依鳥獸龜龍陰陽飛伏其文雖玄遠然皆無中者末啟闔公占曰時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為鼠辰與艮合體坎為盜又為隱伏隱伏為盜是必生鼠也金數於四其鼠必四離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則昃況陰類乎文之九四死如棄如寘其

子語亦浮面為將多殺人願深自戒後果多行殺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對曰面上家上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蒙聖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湊人物常滿是時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臺成就學堂寬廣必得親糾察官以文藻見知謂珪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公面似大獸文角成就必得貴人

攜接初為武官又語淹二十年外重恐三賢同被責黜
暫去即還後淹遷侍御史武德中為天策府兵曹文學
館學士王珪為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為
率武德六年俱配嶲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請曰袁君
前日洛邑之言皆如高言今形勢如此更為一看天綱
曰公等骨大勝往時不久即回終當俱享榮貴至九年
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之天綱曰杜公至京即得三
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兼

能改齋漫錄云隋末袁天綱築室於閬州蟠龍山岐陽李淳風聞其名齎金自遠師之他日同行郊野見牛迹袁語淳風曰此牛迹能知牝牡否淳風曰不知袁曰乃牝而有孕者又左目必傷當産一牡犢淳風尋問之皆驗以為有術袁曰非術也牛之有孕左重牡也右重牝也吾視牛迹左足深必牡也惟食右邊草必左目傷也淳風歎曰君術可及智不可及也

定命錄天綱有子容師傳其父業所言亦驗官為廪犧

云兩口加一口即厭矣羣意謂術士厭勝之所亦不為
異即去行一二里問樵人向之所見者誰氏樵人曰近
地無此處因返窺之則不見矣後但遇衆會之所必先
訪其事或解曰兩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
字亦象也君後位刺史二千石矣羣心然之行至劒南
界計州郡所獲百千餘遂於成都買奴馬服用行李復
泰成都人有曰南豎者兇猾無狀貸久不售羣則以二
十緡易之既而鞭撻毀罵奴不堪命遂與其傭保潛起

趙公趙驚愕屏人告曰今日見君面有殺氣似有隂謀
但君將來當爲三任郡守一任節制自是晚達不宜害
人以取殃禍王大駭乃於懷中探一匕首擲於地泣而
言曰正欲刺殺數子便自引決不期逢君指示請從此
止拜謝而退王尋爲郡遷秦州節度蜀亡老於咸陽宰
相范質親見王話其事出玉堂閒話
僞王蜀葉逢少明悟以詞筆求知常與光憲偕詣術士
馬處謙問命通塞馬曰四十巳去方可圖之未及而苟

中郎金紫五十而殞
偽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効旣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鬻銀肆有患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也我為嫁聘少鐶釧釵篦之屬爾能為致即立愈矣欣然許之因教之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在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遣為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𥦗乃重圍時他

人之物得非此乎遽徹去仍修齋懺疾遂痊何生末年自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妻兼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葢預知死期也

僞蜀道士李暠唐宗姓也生於徐州而遊三蜀詞辯敏捷粗有文章因棲陽平化為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而敗妖輩星散而暠獨罹其禍先是暠作書名玉局揚得輝赴齋有老道士崔無斁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筭術往往預知吉凶德輝問此行如何崔令書地作

一坐輙箕踞爾我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爾我呂文靖公甞邀之延壽至怒閽者不開門閽者曰此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於相公我無求於相公自欲見我耳不開門我竟還矣閽者走白公開門迎之延壽挾術以遊無心於用舍故能自重如此出王闢之澠水燕談

蜀有術士精於譚天尤善戲謔或以五行試其術荅云此人必食祿異時官至五馬咸强其筆於楮為証驗於

是索筆書云目今斂板鞠躬巳見二千石在後衆譁然哂之且詰是乃挽米舟水手何謬言如是曰請細思之衆方悟為之一笑游宦紀聞

于世尊遂州人與一女皆預知吉凶數州敬奉捨財山積蹔鑿岩壁列為佛像所費莫知紀極節度使許公存以其妖妄召至府衙俾射覆不中殺之神色不變於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百馱其他錢帛稱是

集記清獻公知成都秩滿王局化道士李垂應送至彌